

第四章 案例分析

透過對英美兩國崛起歷史的回顧，我們隱約可見霸權在權力與國內外環境的某些共同特徵。如何看待霸權與權力現象的異與同？這項工作則必須仰賴對兩組霸權的比較。

本章將透過比較兩國的權力來源、內外環境與時空條件更細緻地梳理霸權現象。第一節以第三章的內容論證第二章中提到的兩種權力關係與特性的命題（命題一、命題二）；第二節則論證權力與霸權關係的命題（命題三），也是本論文的一項核心議題；第三節則分析英美兩國的先天條件與時空差異，目的在尋求霸權的共通性（這也是本論文最終想達成的目標）；第四節是本章的初步結論。



第一節 霸權的兩種權力¹

本節透過綜合比較兩國的權力論證與權力特性、關係相關的兩項命題：

- 一、剛性權力的來源是軍事，其特性是強制；柔性權力的來源為文化與價值（或國內政策），其特性是吸引。
- 二、兩種權力關係密切，相生相剋。

以下筆者分別從特性（包括傳播速度、投射能力）、作用與關係等面向切入比較英美兩國。

特性：陰陽兩元

不論剛性或柔性權力，兩者對霸權而言都是一種具體存在的力量（或物質）而不是一種認知。在兩國崛起過程中，英國並未透過改變他國的認知卻仍取得領導的地位，這無疑是兩種權力作為物質力量的結果。²

然而上述兩種力量仍有差異。就傳播速度而言，剛性權力快而柔性權力慢。英國的軍事力量在十八世紀顯著崛起，其次是她逐步發展的經濟與科技力量。相較而言其柔性權力的增加雖也跨越整個十八世紀，然而它的力量卻遲至十九世紀中期才顯現。以筆者所列舉的各項柔性權力來源：英語、團體運動、建築藝術、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東方主義、商業科技法以及內閣國會等制度為例，這些柔性權力的來源都在英國成為歐洲霸權之後才逐漸顯現於歐陸各國，足見柔性權力傳播速率慢於剛性權力。

以美國的崛起歷史而言，她在剛性權力方面的崛起是快速的：軍事上在 1860 年之前都不曾擁有一支常備軍隊的美國在 1890 年就展現初步規模，再過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她的軍事力量就已超越其他歐洲國家奠定二戰結束後作為霸權的基礎；相較之下柔性權力的傳播就顯得緩慢許多：在她建國之初就已奠定的總統制以及各項文化與價值，至上一個世紀才逐步傳播至全球，到今天人們都還感受得到它們的影響力，人們甚至很難說明何時是這些柔性權力的高峰。柔性權力的傳播速度確實較硬性權力慢。

就投射能力而言，剛性權力直接而柔性權力間接。剛性權力在作為國家追求

¹ 雖然筆者將權力區分為三種：剛性、中性與柔性，在此筆者為了分析的方便暫時略去中性權力，因為只要透過對剛性與柔性權力的分析就可相對找出位居中央的中性權力特性與關係。

² 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指導教授張京育先生曾提出以下疑問。其一是「柔性權力是不是只能被視為一種認知的力量」；其二是「為何以採取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唯物途徑而非建構主義所強調的唯心途徑」。本段正好解答上述兩項問題。

利益的工具時具有直接的效用：軍事能力是英國打敗法國的關鍵；美國所掌握的剛性權力直接在兩次大戰當中產生作用，並且在戰後成為她的外交工具，可直接投射至她的外交標的。相對而言兩國的柔性權力在達成外交目的上，產生的是較為間接的效果：就英國而言，其文化、價值與制度間接地穿透其他國家，達到影響其他國家認知的的作用。雖然權力來源無法作為崛起時直接影響外交的工具，但這種影響卻可作為英國霸權可能是穩定體系的力量。就美國而言，較為具體而外顯的國際援助政策雖然證明對冷戰的勝利是有影響力的，然而它的效用也在較長的一段時間當中才會逐步顯現出來，足見兩種權力投射特質上的不同。

作用：強制或吸引

兩種權力在作用上有所不同，因為柔性權力來源對霸權而言有**創造形象或認同**的作用。雖然剛性權力能為準霸權帶來崛起基礎，然而在成為霸權後，柔性權力卻成為霸權威望的來源³，有助於增加維持體系穩定的可能性⁴。以英國為例，拿破崙在對抗英國時，對英國的價值深感興趣並進而學習⁵，而在拿破崙失敗後，英國作為歐洲平衡者的印象使她具有維繫霸權體系的能力。

就美國而言，柔性權力的作用更隨科技能力的發展而趨於明顯：美國的柔性權力已超越英國柔性權力的作用，能進一步**創造認同**，上述作用具體展現在大眾音樂、娛樂電影、自由人權等柔性權力來源上。

透過麥金塔電腦公司所生產的數位音樂播放器(i-pop)，節奏藍調(R&B)音樂成為全球共同的語言；透過網際網路，美國所崇尚的自由人權價值成為當代普世價值，這些元素確實塑造出人們對美國的認同，也是美國柔性權力形塑威望最為直接的證據。

關係：相生相剋

在霸權的崛起過程中，兩種權力具有交互作用、相互建構卻又相剋的關係。例如英國的自由主義思潮帶引|發英國的政治改革也帶來政治制度的創造(或說是

³ 這個論述是吉爾平強調威望對維持霸權體系重要性的補充。吉爾平強調威望，但未曾說明威望的來源。

⁴ 在此可能引發質疑的部分是，霸權崛起過程中，剛性權力增加的「威望」並不保證帶來和平。因為強國成為維持體系的霸權之前所經歷的崛起過程往往是戰爭爆發的關鍵因素，而這也就是攻勢現實主義者(offensive realists)的論述。米夏摩所謂強權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就是這個概念。然而筆者強調的是，在此所說的威望只有霸權(也就是成功崛起並獲得勝利的強權)才擁有，而這就形成該霸權維持體系的一種力量。

⁵ 在此筆者隱含一個假設：剛性權力是維持體系穩定的力量，而柔性權力卻可能是帶來國際和平的力量。然而這必須透過後續案例的探討才得以論證。

制度化)，成爲各國學習的對象。然而沒有其他力量作爲其霸權地位後盾，英國的這些價值或制度也無法獲得肯定。更進一步來說，也無法被傳播至世界各地。

然而這兩種權力卻也產生矛盾的現象。例如中國一方面在清末面對西方國家船堅砲利的入侵時產生敵意，另一方面又敬佩英國信守契約的誠實。⁶足見憑藉軍事力量的入侵並不保證其價值的傳播，甚至有可能影響柔性權力對他國的作用。

再以美國爲例，美國在二戰後的超級強國(superpower)地位與她向全球投射軍事的能力有關，然而她的超級強國地位、軍事力量的投射卻往往與柔性權力形成相剋的關係：二戰以後美國對猶太民族在阿拉伯世界的處置、越戰與韓戰乃至於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都是顯例。軍事力量的使用對美國柔性權力是有削弱作用的，也使她所擁有的軍事力量和柔性權力產生相剋的情況。

如此一來過度依賴剛性權力將削弱霸權的柔性權力，而柔性權力一旦下降，將引發霸權威望的喪失，這是由兩種權力特性與關係上的差異所導致，也是觀察兩組霸權案例時被論證出的現象。

本節透過英美崛起經驗論證本論文的第一、二項命題：對霸權而言，兩種權力的特性與作用互異，關係密切卻相互排斥。如何平衡兩種權力對霸權而言將是一種考驗。

⁶ 在太平天國平定後，英國信守契約交出爲數不小的佔領區與財富。曾國藩因而稱讚英國人「如紳士般的美德」。請參考：Hu Shih (胡適),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34), lecture 2: Resistance, enthusiastic appreciation, and the new doubt: change in Chinese concep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第二節 霸權與柔性權力

由於兩種權力相互關係的命題已經在上一節獲得驗證，這一節中筆者將焦點轉置於柔性權力，進一步論證霸權與柔性權力之間的關係（第三項命題）。這項命題為：

霸權在崛起過程中，柔性權力增加越多，維持體系就越容易。

以下筆者先分別比較英美兩國的各项柔性權力來源（文化、價值與制度），再論證上述命題。

再訪柔性權力

在論證第三項命題之前，本段以比較的方法審視在英美兩國的崛起歷史中，兩國柔性權力顯示出的特色與趨勢。

1. 文化：大眾時代來臨

英美文化往往被視為一體，然而其細部內涵上仍有差異。若以特徵來說，英美兩國在文化上最大的差異是它們的普及與大眾化程度。相較於英國文化的保守性，美國文化展現出為多數大眾接受的氣息，而這與「大眾時代來臨」有密切的關係。⁷

大眾文化時代的來臨展現在兩個面向上：美國文化的特質與受歡迎的程度。關於美國文化特質的部分筆者已經在第三章當中分析過，在此不做贅述；至於她的文化較英國更受注目與歡迎則與她所處時代的科技發達程度、全球化程度以及美國文化的特質本身相關。

由於科技的發達，美國文化相對於英國得以更多管道被傳播到世界各地，增加了美國文化的曝光率；這一波由跨國公司、個人與非政府組織所組成的全球化浪潮相對於傳教士、殖民者與軍隊更能扮演傳播美國文化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能符合普羅大眾口味的美國音樂與電影相對於具保守氣息的英國文化更具是收買人心的能力。

⁷ 在此筆者必須澄清一個誤解，並非強調美國文化的普羅就是在說美國不存在菁英文化，而強調英國文化較保守就是在說英國沒有大眾文化。事實上任何一個社會必然都存在如 Nye 所區分的「菁英」與「大眾」兩種文化，或林中明先生所說的「精緻」與「大眾」文化。大眾化與否的說法一方面是一種相對性的比較，另一方面也與美國文化被廣為接受的程度相關。

從上述觀察筆者所歸納出的現象是，從英國到美國，一國文化的型態、傳播方式、傳播與接受者都走向更為多元與普及的型態。可以預見的是，倘若科技持續發展、全球化的效應也持續增加，則文化傳遞方式與內涵對一國的崛起將越來越重要，挑戰也越來越大。

2. 價值：區域走向普遍

英美兩國的價值也如同前面所敘述的文化一般，存在開創與繼承的關係，而且受到歷史背景的影響，兩者在內涵上更有高度同質性：我們可以說美國繼承了英國的許多價值，例如自由或資本主義。雖然當這些價值到達大西洋彼岸之後產生許多變化，然而美國大體上維持了自英國霸權時期遺留下來的這些價值。

除了兩國價值上的開創與繼承關係之外，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是價值的普遍性增加的趨勢。從英國、美國再到今日，資本主義與開放市場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所追求的一項價值，而民主與人權不再只是歐洲國家的專利，相反地已經成為聯合國所追求的共同價值與目標。

這些價值的普遍化是否因為美國所刻意形塑而產生？還是這些價值本身即具有普世性的意涵？雖然這項議題並不是本文所探討的焦點，然而透過對兩國價值的比較，筆者得以確定作為柔性權力來源的價值，其重要性正在逐漸增加，其影響力也逐日提升：由附屬走向主軸，由區域走向普遍。而這正是未來我們觀察一國崛起現象時所不能忽略的面向。

3. 政策：內向趨於外放

在兩國崛起歷史中最外顯也最容易被觀察到的柔性權力面向即是她們的政策（或制度）。以英美兩國而言，英國的政策顯得內向，而後者則顯得外放。這種差異正是造成柔性權力作用上不同的原因。

就英國而言，筆者所列舉的兩項政策代表（內閣制與專利法）都針對國家內部需求而非對外的形象塑造而來。美國所行使的政策則有較明顯的宣示企圖，這一點從國際援助一項就可看出。由英國到美國，後者在柔性權力上的運作與累積上較前者明顯，而這也說明了政策一項對美國崛起的重要性遠較英國明顯。

英美兩國崛起歷史中，美國在國際宣傳方面的運作逐步出現，而這也促使兩國在政策方面的運作有自內向趨於外放的趨勢。用更為傳神的方式來說，也就是美國對自身的行銷能力與意圖較英國來得明顯，而這也或許與全球化、科技能力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倘若時空的條件沒有太大的改變（或全球化等現象有加劇

的趨勢)，筆者可以預測到的是未來崛起的霸權的行銷能力（也就是政策操作）將扮演越來越吃重的角色。

透過比較兩國柔性權力來源，我們不難發現英國雖然也擁有許多柔性權力來源，但與美國相比其差異不僅展現在內涵上，更展現在其影響程度上：美國的柔性權力較英國更具大眾化、普遍化與外顯化的現象。這項結論也有助於我們對本論文第三項命題的論證。這項命題就是：

柔性權力：助於維繫體系

論證上述命題必須仰賴對兩國柔性權力質量的比較。

英國

十八世紀的英國在崛起過程中日漸掌握以下的柔性權力：

1. 使用者日增的英語。
2. 風靡歐洲大陸的團體運動。
3. 成為濫觴的東方學。
4. 引領各國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
5. 為歐洲各國效法的政治制度。
6. 與財富密切相關的商業法。

上述柔性權力是由商人、傳教士、文人、政治人物甚至探險家（或海盜）所提供。更重要的是，英國在十九世紀逐漸增加的柔性權力是一種由不同成員發展出來，自然生成的剛性權力副產品，因為這些柔性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仰賴英國的軍事力量傳遞至歐洲以外的殖民地地區。⁸然而當她過度採取殖民與軍事手段時，這個打開世界的霸權雖然仍能維繫她的世界體系，但她在歐洲以外的地區的殖民手段卻也削弱了她在歐洲大陸以外地區柔性權力的作用。

這也是導致英國霸權難以為繼的原因：英國並未（或不知道如何）高度仰賴她所擁有的柔性權力以維繫霸權地位。隨著體系內外各國剛性權力的增加，以及她對自身剛性權力優勢維繫的日益困難下，英國的霸權終究難以為繼。

⁸ 筆者雖然以「剛性權力的副產品」稱呼英國的柔性權力，但這並不代表柔性權力就不存在或不能獨立存在。事實上筆者在此強調的是在英國崛起現象中，兩種權力密切相關與結合的緊密程度。相較於美國，雖然她的兩種權力也密切相關，但柔性權力單獨存在的現象比較明顯，所以筆者不以「副產品」稱呼美國的柔性權力。關於美國的柔性權力，筆者將在後段有細部的說明。

美國

在十九世紀處於崛起階段的美國也同樣掌握許多柔性權力來源。作為英國的前殖民地，美國所擁有的柔性權力往往與英國相似卻又展現不同的風貌。這些屬於美國的柔性權力包括：

1. 日益蓬勃的職業運動。
2. 廣為傳遞的大眾音樂。
3. 全球播映的好萊塢敘事電影。
4. 具佈道色彩政治思想。
5. 具普世主義的人權與民主價值。
6. 最被各國廣泛採用的總統制。
7. 由政府提案的國際援助計畫。

相較於英國「柔性權力是剛性權力的副產品」的情形，美國的柔性權力顯得較為獨立：具佈道色彩的政治思想與普世性的人權與民主等價值絕非建立在剛性權力的基礎上。⁹這是美國柔性權力較英國影響深遠的一項原因。

美國的柔性權力也與英國一樣，由居住於新大陸上的不同成員共同創造。然而兩者不同之處在於，在形塑美國的柔性權力時，商人與科學家的重要性提升，軍隊的角色不再，而政府的角色則變得更為積極（這一點從美國政府在國際援助計畫中的角色就可看到）。

我們因而可以見到一個擁有更廣大柔性權力的美國：美國擁有的是更為獨立的柔性權力，而她的政府更開始知道如何運用這種在科技發達時代中越來越重要的力量，以取得她在維繫國際體系中所需要的威望與認同。從二次大戰結束至今美國已經領導世界超過六十年。倘若美國沒有放棄她在柔性權力來源上的優勢或過度擴張其軍事力量，美國將能繼續維繫其霸權地位。

⁹ 「剛性權力是柔性權力的基礎」一說廣泛地見於當前著作中。Samuel Huntington 就是這個論述的支持者；另外更明顯的案例是九十五學年度東吳大學政治系碩士班國關組李瀚洋同學的「柔性權力之研究：以美國為例」。在他的論文中他指出「沒有剛性權力就沒有柔性權力」，顯然這是對柔性權力現象的一種誤解。請見：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Press, 1996), 91.

第三節 霸權的共通性

前面兩節是對本論文三項命題的檢證。本節則是進一步針對兩組霸權先天條件與後天機緣的比較，以尋求霸權的共通性，並以此作為預測未來他國崛起成為霸權可能性的基礎。所謂先天條件指涉的其實就是一個國家的體質，也就是綜合國力。筆者將以摩根索所提出用以分析一國權力要素的條件作為架構比較兩霸權的崛起。這些條件分別是：領土質量、地緣位置、天然資源、人力資源。¹⁰後天機緣則是英美兩國對崛起時空的掌握與挑戰，筆者以「時空背景」稱之。¹¹

1. 領土質量¹²

英美兩國的領土面積懸殊：在 1919 年愛爾蘭共和國獨立以前，英國本土面積約為三十二萬平方公里；相較於美國在 1867 年向俄國購買阿拉斯加後，其國土面積約為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阿拉斯加的面積約為一百七十萬平方公里），其面積約為前者面積的三十倍。

就領土素質而言，美國適於居住的平原地帶比例也較英國來得多，而兩者同樣都位居適於居住的溫帶地區，雖然美國的領土在質量上都比英國占優勢，然而相較於世界各國，兩國的領土質量都非常優越。

我們是否因此看出英美霸權的差異？事實上在摩根索的標準中，英國仍擁有足以傳統上成為霸權的領土條件：不低於三十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面積¹³，然而他也同時提到，一國至少必須具備準大陸(quasi-continent)大小的領土才足以成為核武時代中的新霸權。¹⁴穿越十九與二十世紀，衡量一國的領土質量的方式已經產生改變，而這項標準變得越來越高。

由此看來不同時空下霸權所掌握領土質量的重要性將有所不同：相較於核武

¹⁰摩根索所提出的國力要素其實包括領土質量、地緣、天然資源、人力資源、工業能力、軍事能力、國家道德、外交能力與政府素質等。由於兩國的軍事、工業能力、經濟能力、國家道德、外交人員與政府素質等要素已經被筆者視為「權力」的範疇而置於前章分析，因此本段不再贅述。請參考：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127-168.

¹¹ 筆者將「時空背景」而非「國際體系」視為評估兩國外部環境的一項條件，目的在突顯「時間」這一軸線對一國的限制與挑戰。筆者在前面曾分析過兩國所處的外在空間：國際體系，但單以這一項標準比較兩國的崛起歷史是不足的，所以筆者加入「時間」這一項標準，目的在比較兩國崛起過程中所處時代的異同。

¹² 這幾項先天條件的分析是否代表筆者認為國家崛起是先天決定論的？在與指導教授張京育先生的討論過程中，他曾提出這樣的疑問，並指出一國如何認知與運用其先天條件才是該國崛起或衰退的關鍵。筆者對這項問題的回應是，提出這些先天條件的分析目的在從權力以外的角度比較英美兩國，並非帶有先天決定論的思維模式。

¹³ 歷史上的霸權除了葡萄牙，其他霸權或準霸權都符合領土超過三十萬平方公里的標準。至於這項標準則是由台大政治系明居正教授提供。

¹⁴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129.

時代，傳統時代的國家所需的領土條件較小。筆者雖然無法確定該條件未來的重要性是否繼續增加，然而兩國在不同時代分別擁有相對足夠的領土條件，卻是不爭的事實，而這也是兩國相繼成爲霸權的因素之一。

2. 地緣位置

第二項用以分析英美兩國崛起歷史的標準是地緣位置。根據馬漢的分析，英國相對於美國擁有優勢的地緣位置：既位於大洋航運中心又不至於過度孤立，這種位置既利於防守也利於向外發展，而這也是英國在競爭的歐洲體系中取得領先地位的原因之一。

相對於馬漢對強調英國地緣位置的優勢與兩國在海權發展上的差異，摩根索看到的是美國在地緣位置的優越性：位居世界大洋中心。對摩根索來說，兩大洋的阻隔是美國權力來源的一項關鍵：不同於蘇聯與法國在大陸上的直接對抗，海洋確保了美國的安全，而這也是分析美國與他國權力值得注意的部分。¹⁵

如同分析兩國的領土質量，兩者雖然在地緣位置上有所差異，然而相對於其他國家，英美兩國的確擁有發展海洋實力與易於防衛等優勢。在海陸對抗的時代裡，兩霸權的相繼崛起似乎證明了當面對位居大陸中心的陸權國家時，依恃優越地理位置的海權國家往往是勝利的一方，也證明了兩國所擁有的優越地緣位置對她們崛起的意涵。

3. 天然資源

一國天然資源的多寡可從糧食與礦產的產量來分析。英美兩國共同的特色是擁有工業用的重要天然礦產；在食物上則美國的自給自足程度較英國高。

就礦產而言，英國的伯明罕市所盛產的煤礦與鐵礦爲英國提供工業所需的燃料與材料，也爲英國在「鋼鐵時代」帶來超越世界各國的財富與國力；美國不僅盛產金屬礦產，在內燃機日益發達的時代，她所擁有的石油更爲她增加在工業上的競爭力。在工業革命後，兩國各自所掌握的關鍵天然資源是她們崛起的一項共同特徵。

就糧食而言，美國的自給自足程度較英國高。至工業革命發生後即使透過農業科技的改良，英國所生產的糧食約占總需求的百分之三十，相較於美國農產品還有餘力出口的情況，英國糧食的對外依存度就非常高，而這也是英國皇家海軍防衛海上運輸線的原因之一。¹⁶

¹⁵ Ibid, 127.

¹⁶ Ibid, 130.

從工業革命以來許多國家都已經透過科技能力增加她們的糧食產量，或許這說明了科技的發達已經使各國的糧食問題從如何增加走向如何分配。然而工業的發展卻在另一方面導致各國對天然礦產的需求日增。直到人類得以發明出源源不絕的新動力與材料以前，工業用資源的重要性只會越來越高，英國如此，美國也是如此。筆者無法推測未來霸權面對天然資源日益短缺的議題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英美兩國確實在崛起過程中掌握了相對充足的天然資源。

4. 人口數量

人口是另一項分析國家權力來源的依據，而就英美兩國的人口數量而言，摩根索提出了以下分析。

他認為，除非在低度發展國家(underdeveloped countries)土地無法負荷過多的人口，否則一般而言人口越多越好。以美國為例，她的人口自 1874 年起就大幅成長：從 1874 年的四千四百萬人增加至 1924 年的一億一千四百萬人（其中移民比例大幅提昇至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四十）¹⁷；在大英帝國鼎盛的十九世紀，透過向外殖民擴張，她所統治的人口一度高達全球的四分之一。這兩項數據都顯示人口與國力增加的關聯性。

從摩根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英美兩國在人口數量上相對於該時期其他國家是優勢的，而這也是這兩霸權共同擁有的一項特徵。

5. 時空背景

最後一項分析是從英美兩國崛起時所處的外部環境而來的。這一項被筆者稱之為「時空背景」的標準顧名思義包括兩個面向：一是時間，二是空間。為了能同時顧及這兩個面向，筆者將提出幾個檢視兩國所處時空的標準。

相同的國際體系，不同的互動規模

英美兩國崛起過程所處的國際體系是不同的，除了兩者的互動者不同，國際體系本身也逐步擴張：由歐洲中心的國際體系走向世界體系。

英國崛起時所看到的國際體系是以歐洲為中心的，因為她與歐洲以外國家的頻率和互動方式不同於歐洲國家。就頻率而言，雖然英國在拿破崙戰爭以前主要的互動國家只有印度；就互動方式而言，如美洲或非洲等其他地區僅供「開發」，

¹⁷ Ibid, 144.

並沒有像國家一樣的具體互動者存在。若歸納上述兩點，我們可以說英國在成爲世界霸權之前，主要的活動舞台位居歐洲。

相較於英國的崛起舞台，位居北美的美國在崛起過程中面對的是逐漸擴張的世界舞台：西方各國與亞洲、非洲各地的互動頻率轉趨密切，幕府末期的日本與清末的中國的鎖國政策不再奏效。透過越來越密切的互動，霸權爭霸的舞台逐漸走向全球。

擴張的全球浪潮，變動的行動角色

從歐洲國家向外擴張與殖民的行動開始，世界似乎朝一個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時代邁進¹⁸，因此透過觀察全球化現象將有助於梳理霸權崛起的邏輯。

目前我們所理解的全球化浪潮開始於二次大戰結束後，也就是美國做爲世界霸權的時代。然而透過對歷史的回溯，我們不難發現全球化的現象早在大英帝國崛起時就已出現：這一波被稱之爲「第一代的全球化」現象(the first era of globalization)出現於英國稱霸的十九世紀，或者是英國歷史學家佛格森所強調的「盎格魯薩克遜化」浪潮(Anglo-lization)。¹⁹前者強調對全球化現象的區隔，後者則強調全球化現象的連續性。

全球化的爭論並不是本文所探討的焦點，但透過對全球化現象爭論的理解，我們可以看到英美兩國在時空條件上的異同：從私掠制(privateer system)、傳教士(missionary)到資本主義下的商人與跨國公司，英美兩國在推動全球化的功能與效果上似乎相同，不同的是由誰造成、程度爲何。強調兩者在全球化這種時代趨勢的相似性，則不難看出兩霸權在時間條件下的共同規律：霸權與全球化的密切關聯性。²⁰

¹⁸ 全球化一詞首次出現在 1983 年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中的一篇文章，其標題爲：市場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Markets)。然而這個詞彙後來被廣泛運用在社會學、政治學與文化研究當中。目前學者對全球化的爭辯是，二戰後的全球化浪潮是否爲歷史首見。關於全球化的爭辯，可參考徐斯儉，「全球化：中國大陸學者之觀點」，宋國誠等編，**二十一世紀中國與中國之全球化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九十一），頁 85-117。該文的前半對全球化的爭辯有清晰的說明。

¹⁹ Niall Ferguson,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Penguin, 2003), xxiv-xxxviii.

²⁰ 筆者雖然強調兩國在時代趨勢下的相同點，然而這並不代表英國或美國時代中的全球化現象就是相同的。如同筆者強調的，這兩波全球化（或我們說一波全球化的兩階段）的作用者與程度都有不同。關於後者筆者將在後續章節進一步討論。

持續的文明接觸，增加的衝擊溫度

被視為當代熱門議題的文明衝突論其實可以在英美崛起的時代就觀察到。薩伊德認為英國向來在「東方學」這種富工具性與統治性的研究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其後繼者美國也透過實踐，成為東方主義的信仰者²¹；胡適則認為面對西方強勢的叩關，中國也產生截然不同的反應：有對西方文化抗拒者，也有對「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尊崇者。²²這些論述說明了自英國崛起以來東西文化透過接觸與對話，它們所造成的衝擊是持續存在的。

然而值得進一步說明的現象是，不論在程度上或速率上，由文明接觸所引發的衝擊，其程度只會日益增加。造成衝擊程度增加的原因可能很多，例如國際體系的擴張、全球化現象或科技的突破都可能是原因，而這個問題並不是本文所探討的焦點。然而可以確定的是英美兩國在崛起歷程中，文明的衝突是她們所處時空共有的現象。

本節透過五種面向比較英美兩國崛起條件的異同，發現兩國同大於異，並且進一步從這些相似點歸納出以下結論：相較於其他國家，兩國在領土質量、地緣位置、天然與人口上都條件優越；進一步比較兩者時，則美國又比英國擁有更優渥的條件。

然而兩者在崛起時空間與時間的條件也是不同的。面對逐步擴張的國際體系與逐步加深的全球化現象，美國與英國的崛起現象顯得不同。一個面對更廣大競爭舞台並掌握更優渥崛起條件的美國，她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絕不可能與那一個位於十八世紀歐洲大陸的島國相同。用這一個標準而言，未來可能崛起的霸權（例如中國）所面對的機會與挑戰也不會與當代的美國相同。

文明的衝突是兩國在崛起時同樣都面對的現象。但這究竟是霸權在崛起過程中必然面對的挑戰，還是可以被避免的現象，筆者目前仍無法確定。

本節以摩根索提出的「國家權力要素」加上「時空條件」一項，成為分析英美崛起現象的比較基準。一項結論是：霸權的崛起仰賴兩種權力、先天條件的配合。即使在時空條件差異的情況下（例如全球化與科技條件不同），我們仍能以此標準評估一國是不是有機會成為霸權，而這項結論將被用於下一章對中國是否稱霸的預測當中。

²¹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ch.1.

²² Hu Shih (胡適),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34), lecture 2: Resistance, enthusiastic appreciation, and the new doubt: change in Chinese concep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第四節 小結

本章論證了與兩種權力特性、作用與關係相關的兩項命題，並透過汲取英美兩國的柔性權力特質論證**柔性權力對霸權重要性**這項命題。另外筆者也透過檢視各項權力以外的，由摩根索提出的「綜合國力要素」與兩國所處時空環境找出霸權崛起的條件與規則。從英國到美國，雖然時空差異存在，然而霸權的崛起仰賴內外條件的配合與兩種權力的增加。我們仍能以英美兩國的這些環境條件評估未來任何一個可能崛起稱霸的國家。

中國正是這樣一個可能稱霸的崛起國家。透過檢證中國的各項權力來源（尤其是柔性權力）將有助於掌握中國是否稱霸的可能性，而這也是筆者在下一章的任務。

